

《外台秘要》论灸法

★ 吴焕淦 施茵 刘慧荣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 上海 200030)

关键词:《外台秘要》;灸法

中图分类号:R 245.8 文献标识码:A

《外台秘要》一书是由唐代王焘所编著,被誉为中医学鼎盛时期的隋唐继《千金》、《肘后》之外的三部代表性作品之一。全书 40 卷,共分 1 104 门(可能部分散失),载方 6 000 余首,每篇首列病候,次叙各家方药,论著详尽,次序分明,主要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临床各科分述,另外还专设灸法篇章,同时还对各种外治法、人工急救法以及疾病护理法有所阐述,因其所载医方众多、治法多样,故又被堪称为一部综合性医学巨著。

王焘《外台秘要》对医学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医学文献,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在灸疗学上的贡献,其扬灸弃针及以经统穴的学说思想,对针灸学的进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1 阐发经旨 崇尚灸治

王焘所处的唐朝正值我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同样医学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此时涌现出大批医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还整理、校注了唐以前的众多医学文献。王焘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既做过朝廷命官有幸目睹诸家医方古书,后又因颠沛流离接触到大量百姓疾苦从而获得宝贵的实践资料。王焘通过掇群才之翠羽及数从高医游认为:“诸疗之要,火艾为良,要中之要,无过此术。”其在明堂序中曰:“其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令人卒不可解。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唯恐医者以针伤人而推崇灸法,正因如此,其在转录医籍文献时,特意把针字删去,如《千金要方》云:“故经曰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文中的“针灸”

二字改为“灸”或“火艾”;在介绍 357 个腧穴时将“针×分,留×呼”全部删去,只保留“灸×壮”^[3]。由此看出王焘重灸轻针的学术思想,其与陈延之、葛洪、孙思邈等医家重灸而不排斥针法的观点迥然有异。

《外台秘要》一书中收录针灸处方数百首,孔穴 665 个,其中 39 卷明堂灸法篇章中,专设一门论述十二经 357 穴的部位、主治、灸法及注意事项等。此外,论述邪入皮毛、经络,风冷热灸法,阐述邪之入侵先由皮毛沿经络内传脏腑,由此损经伤脉而变为异病也。对风寒湿邪致病者提出不同的灸治方法,如灸风者宜从少至多;灸寒湿者宜从多至少;在论疾手足、腹背灸之多少及补泻八木之法中,认为手足内外脉乃五脏六腑精气所应之处,灸治时不宜过多;而腹背则是身之梁,易为风寒冷气所结,故灸之宜多。对于施灸材料的选择则提出忌用松、柏、桑、枣、竹、柿、枫、榆八木之灸,此可损脉伤髓;而阳燧取火或钻槐、菊茎延火以艾灸之,乃灸之最良。

2 绘制彩图 详释经穴

王焘详细转载《甲乙经》中的不宜灸禁穴及老少加减法,提出十二经中禁不宜灸穴共有 32 个。并以《甲乙经》明堂图为依准,曰:“诸家并以三人为图,今因十二经而画图人十二身也。”他一改前人所作经穴之图,多以侧人、仰人、伏人三幅制,而将十二经脉逐经描图,以色标之,序云:“由是观之,书之与图不可无也。又人形不同,长短异状,图象参差,差之毫厘,则孔穴乖处,不可不详也……其十二经脉皆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并以绿色标记。”并将禁灸与宜灸之穴用朱、墨标点,以示区别:“其穴墨点者禁之不宜灸,朱点者灸病为良。”其对于灸法应用于临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如灸法的补泻问题:“凡

作者简介:吴焕淦,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针灸调节机制的现代研究、针灸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床与基础研究。

灸皆有补泻,补者无吹其火,须炷自灭;泻者疾吹其火,傅其艾,须其火至灭也。”又令施灸时须注意“艾炷根下广三分,长三分,若减此不覆孔穴,不中经脉,火气不行,亦不能除病也”。另外,还提出灸疗时须因人、因时制宜,“凡灸有生熟,候人盛衰及老少也。衰老者少灸,盛壮肥实者多灸”,以及大风、大雨、大阴、大寒时不宜施灸等。他的这些灸法理论不仅丰富了针灸学的知识,同时对提高针灸临床疗效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十二身流注五脏六腑明堂中,其以肺-大肠、肝-胆、脾-胃、心-小肠、心包-肾、膀胱-三焦之顺序论述十二经脉的腧穴归属,其中任、督二脉的经穴分列于足少阴、足太阳二经,另有 7 个奇穴列于足少阳经。十二经脉腧穴分布基本属于本经,个别出现“经”与“行”结合现象,如手太阴肺经的中府、云门穴附列于足太阴脾经,因为二穴的分布部位与脾经的循行路线相近,故在足太阴脾经中予以介绍,但仍注明此二穴属手太阴肺经,使学者不致理解有误。对于每条经脉的腧穴排列均从五腧穴起始,而经过躯干部的经脉则顺序排列到四肢躯干相接处,再从头颈部向下排列以与躯干部本经相接。如足阳明胃经腧穴从井穴厉兑开始上至髀关而止,再从目下承泣开始下至气冲与前经气相接,这种腧穴排列方法较《甲乙经》、《千金》等头身分部四肢分经法不尽相同,其对腧穴与经络的关系较之前人有了更进一步的整理和归纳。

3 汇集众法 指导临床

王焘用尽毕生心血采集诸家医方,将唐以前数十家灸法之经验与实践融一体,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为《千金》、《肘后》等医籍所不及。

在内科方面,对伤寒、天行、温病、霍乱、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及内科常见病的诊断与防治均有较高科学水平的论述,如卷 6 霍乱及呕吐门中转载《肘后方》、华佗及救急方中霍乱病的各种杂灸法,针对霍乱发病过程中出现的腹痛、呕吐、下痢、转筋,甚则神昏谵语、烦闷急满、口噤不开、四肢厥冷等阴阳俱损之证,提出不同的施灸方法以随症施治,其中不乏一些取穴独特、灸法讲究之处,且据临床验证均获神效。又如卷 7 心痛、心腹痛及寒疝门中专论《千金方》灸诸胀满及结气法 22 首,对五脏六腑、心胸胁腹积聚胀满及诸邪所致结气进行辨证施灸。除此之外,其对消渴、咳嗽、癥瘕积聚、胸痹奔豚、中风等常见病证亦有精辟的论述。王焘在卷 11 消渴消中门中收录了《千金方》关于消渴病日久不宜灸刺的论述,认为消渴患者病久多脏腑虚衰、身体羸瘦,若灸刺不当常可导致痈疽疮疡,缠绵难愈,终将酿至大

祸,故强调对消渴病人灸刺治疗应慎之又慎,千万不可匆忙从事。“《千金》论曰:凡消渴病经百口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成痈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误伤皮肉,若作针孔许大疮者,所饮之水皆于疮中变成脓水而出。若水出不止者必死,慎之慎之。初得消渴者可依后方灸刺之为佳。”这种提法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病因病机认识以及科学的治疗原则,对于今天的针灸临床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卷 9 咳嗽门中引《千金》咳病有十:“有风咳、有寒咳、有支咳、有肝咳、有心咳、有脾咳、有肺咳、有肾咳、有胆咳、有厥阴咳……夫风咳者下之,寒咳、支咳、肝咳灸足太冲,心咳灸刺于神门,脾咳灸足太白,肺咳灸手太泉,肾咳灸足太溪,胆咳灸足阳陵泉,厥阴咳灸手太陵。”论述了风寒支咳及五脏咳的具体灸法。卷 12 门下列崔氏疗癥瘕气灸法四首,针对五脏失和、三焦闭阻、寒气水湿积聚所致的癥及气机凝滞而成的癥瘕痞气痼疾采用不同的艾灸方法,虽方法繁琐,终因疗效卓著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奔豚气门下王焘引《病源》所论,认为“奔豚”一疾乃肾之积气,多由惊恐、忧思、情志所伤,惊恐伤心神,忧思伤肾志,神伤气动致气积于肾而下上游走,如豚之奔。若其气乘心则心中涌动,五脏不宁,饮食辄呕,气满胸中,狂凝不定,妄言妄见,甚至心烦气短,手足厥冷,脉急沉厥,治疗采用《千金方》中 6 种不同灸治法。卷 14 中风门下引《千金翼》中关于中风的病机和治法,强调了灸法的重要性,推崇灸为针、灸、药等诸法中首选之法,其功效奇特,可疗针、药之所不及,“御风邪,以汤药、针灸、蒸熨,随用一法,皆能愈疾。至于火艾,特有奇能,虽有针汤散,皆所不及,灸为其最要”。并举昔时华佗疗魏武帝之头风即因只针不灸而非断根,若用灸治则可拔本塞源一例说明灸之良效,虽为传说未经验证,但仍值得今日效法。王氏在文中还对中风的灸治取穴、施灸壮数、灸之生熟及施灸材料等内容作了详尽的论述,令人感叹。

在外科方面,对痈疽、癰瘤、痔疾、脚气等证的诊断治疗作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如卷 19 脚气门下王焘引用苏恭治疗阴阳表里不同症型脚气的艾灸治法,并强调治疗时需审因论治,分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切不可实实虚虚,损不足益有余而犯大忌也。特别应指出的是其对脚气灸治后疮面色泽的辨别,以推断风毒的去留来决定是否灸治,以及指出脚气乃毒气上攻,灸治时需选 23 个灸脚气穴;同时强调灸治这些穴后,须再灸足三里二十炷以下其气。如此足以证明王焘编撰此书之认真,如今灸足三里穴防病

保健、延年益寿之法在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十分风行。又如在卷 23 癰瘤咽喉病瘰癧门中引千金灸诸癰法一十三首,灸瘰癧法六首;在卷 24 癰疽发背门中引《集验》和《千金》关于癰疽的诊治原则和灸治方法,并对癰疽的灸刺适应证和禁忌证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在卷 26 痔病阴病等门下收录了崔氏灸痔法,并对脱肛、肠疝、卵疝、气疝、水疝 4 种男疝及小儿疝提出具体的灸治方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又如卷 40 虫兽伤人及六畜疾门下王焘引:“《千金》论曰:凡狂犬咬人著讫即令人狂,精神已别何以得知,但看灸时一度火下,即觉心神中醒然,方知咬已即狂。”采用灸法以判别狂犬咬人的病情轻重;同时提到崔氏疗狂犬咬人方:“凡被狂犬咬即急吮去血急吐之,勿错厌之,然后捻杏仁和大虫牙捻作饼子贴疮上,顿灸二七壮,从此以后每日灸一两壮,贴杏仁饼子灸之,须要满百日乃止,百日内必莫使差。”在灸法上出现了隔杏仁饼灸的新发展,丰富了隔物灸的内容,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在妇科方面,王焘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全面而精湛,如经期忌“悲哀自恐”、“中于风湿”、“剧作罢劳汗出”、“合阴阳,络脉分,胞门伤,子户失禁”等。妊娠期则因妇人全身气血皆入胞宫以养胞胎,故应慎用针灸以防耗气伤血而致胎动不安或胎漏等症。其曰:“《千金》妊娠一月,足厥阴脉养,不可针灸其经,足厥阴内属于肝,肝主筋及血,一月之时血行否涩不为力事,寝必安静无令恐畏……妊娠九月足少阴脉养,不可针灸其经。”但若妊娠后期出现胎位不正,则可灸三阴交穴矫正胎位,法简效验。又如产后哺乳出现乳痈时可以《集验》论:“疗妇人乳乳痈……始妊娠急灸两手鱼际各二七壮,断痈脉也,便可令小儿手助捋之,则乳汁大出。”《外台秘要》中汇集的这些妇产科验方不但在当时相当效验,其疗效也被后世医家不断用实验来加以证实。

在儿科方面,则多以灸药同用法,载方 39 首,主治病证有惊癰、凶陷、重舌、遗尿、脱肛、疝气等 30 余种病证,其中灸法为其主要治法,因灸治易为小儿接受,简便易行。如卷 35 小儿诸疾门转录《千金》中小儿癰病的诊断治疗,认为小儿出现癰之重症非汤药所能及,此时当急灸之。若病情发展出现惊啼、睡中抽掣、变蒸之危象尤慎用针灸以防恶化。其还单独列出五脏癰、六畜癰、膈癰、肠癰等不同证型癰证的症状表现和灸治方法:“《千金》:夫癰病,小儿之恶病也……以上诸侯二十条皆癰之初也,见其候便当爪其阳脉所应灸,爪之皆重手,令儿骤啼及足脉绝,亦依方与汤。又直视瞳子动,腹满转鸣,下血身热,

口噤不得乳,反张脊强,汗出发热,为卧不悟,手足癰痲喜惊,凡八候,癰之剧也,如此非复汤药所能救,便当时灸之妙。又小儿惊啼、眠中四肢掣动,变蒸未解,慎不可针灸爪之,动其百脉,仍因惊成癰也,惟阴癰噤瘕可针灸爪之。凡灸癰,当先下儿使虚,乃承虚灸之,未下有实而灸者,气逼前后不通,杀人也……肝癰之为病,面青目反视,手足摇,灸阳明太阴各三炷。心癰之为病,面赤心下有热,短气息微数,灸心下第二肋端宛宛中,此为巨阙也;又灸手心主及少阴各三炷。脾癰之为病,面黄腹大,泄痢,灸胃管三壮,侠胃管旁各二壮,足阳明太阴各二炷。肺癰之为病,面白,口沫出,灸肝俞二炷;又灸太阴二炷。肾癰之为病,面黑,正直视不摇,如尸状,灸心下二寸二分三壮;又灸肘下动脉各二壮。膈癰之为病,目反,四肢不举,灸风府;又灸顶上、鼻人中、下唇承浆,皆随年壮。肠癰之为病,不动摇,灸两承山;又灸足心、两手劳宫;又灸两耳后完骨,各随年壮;又灸脐中可五十壮。”这些经验对于现今小儿科的癰病治疗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此外,如必效疗小儿大便不通方,备急疗小儿脱肛方均采用灸法。

在眼、鼻、口、齿、喉、咽等五官科病证方面,王焘引用了《千金》中灸肝俞五百壮令眼暗复明;广济疗耳聋以“泥饼子厚薄如蝉饱覆耳上,四边勿令泄气,当耳孔上以刺泥饼,穿作一小孔于上以艾灸之百壮,候耳中痛不可忍则止,顷侧耳泻却黄水出尽即差,灸时泥干即数易之”。崔氏疗牙疼“令患人所患牙齿龋宅东南桑枝一条,教三姓人于桑枝灸三炷,一炷咒之曰,东方有虫子,不食五谷专食牙齿,三姓灸齿痛,蝎虫自然死。一咒一再拜,即合,灸人患人等还不得回头更看之”。以及鼻衄灸鼻尖素髻穴等妙法,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总之,王焘之《外台秘要》对灸疗学的贡献是显著的,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局限,加上他重灸轻针,取灸法而不取针,委实是一种偏见,实不足取。正如北宋孙兆评论曰:“谓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其法亡之且久,故取灸而不取针,亦医家之弊也。此方撰集之时,或得缺失之书,因其阙文,义理不完者多矣。”说明书中不乏缺漏和讹误之处,但通观全书,瑕不掩瑜,无疑应当充分予以肯定。

参考文献

- [1]李平.唐代医家王焘考[J].中华医史杂志,1997,27(3):181
- [2]周 谋.略论王焘与《外台秘要》[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6,16(1):1
- [3]魏稼.各家针灸学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 [4](唐)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收稿日期:2003-10-14)